

黃帝內經靈樞目錄

第一卷

九鍼十二原第一

本輸第二

小鍼解第三

邪氣臟腑病形第四

根結第五

壽夭剛柔第六

官鍼第七

本神第八

終始第九

第二卷

經脈第十

經別第十一

經水第十二

經筋第十三

骨度第十四

五十營第十五

營氣第十六

脈度第十七

營衛生會第十八

第三卷

四時氣第十九

五邪第二十

寒熱病第二十一

癲狂病第二十二

熱病第二十三

厥病第二十四

病本第二十五

雜病第二十六

周痺第二十七

第四卷

口問第二十八

師傳第二十九

決氣第三十

腸胃第三十一

平人絕穀第三十二

海論第三十三

五亂第三十四

脹論第三十五

五癰津液別第三十六

第五卷

五閱五使第三十七

逆順肥瘦第三十八

血絡第三十九

陰陽清濁第四十

陰陽繫日月第四十一

病傳第四十二

淫邪發夢第四十三

順氣一日分爲四時第四十四

外揣第四十五

第六卷

五變第四十六

本藏第四十七

禁服第四十八

五色第四十九

論勇第五十

背膪第五十一

衛氣第五十二

論痛第五十三

天年第五十四

第七卷

逆順第五十五

五味第五十六

水脹第五十七

賊風第五十八

衛氣失常第五十九

玉板第六十

五禁第六十一

動輸第六十二

五味第六十三

第八卷

陰陽二十五人第六十四

五音五味第六十五

百病始生第六十六

行鍼第六十七

上膈第六十八

憂恚無言第六十九

寒熱第七十

邪客第七十一

第九卷 上

通天第七十二

官能第七十三

論疾診尺第七十四

刺節眞邪第七十五

第九卷

下

衛氣行第七十六

九宮八風第七十七

九鍼論第七十八

歲露第七十九

大惑第八十

癰疽第八十一

靈樞經卷之四

錯塘張志聰隱庵集註

吳嗣昌懋先

同學

姚宗士因

合參

門人王庭桂芳侯校正

口問第二十八

黃帝問居辟左右而問於岐伯曰。余已聞九鍼之經。論陰陽逆順。六經已畢。願得口問。岐伯避席再拜曰。善乎哉問也。此先師之所口傳也。黃帝曰。願聞口傳。

岐伯答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於風雨寒暑陰陽
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散經
絡厥經脈道不通陰陽相逆衝氣稽留經脈虛空血
氣不攻乃失其常論不在經者請道其方。

九鍼之經謂上古之鈿經帝欲於經傳之外而有
口傳心受者陰陽六經之外有別走其道者外因
內因之外有奇邪之爲病者故設此問辨左右者
此上帝之所貴非其人勿傳也伯言百病之生不
出外內二因外因者因于風雨寒暑內因者因于

喜怒驚恐飲食居處皆傷榮衛血氣陰陽經脈若不在經者請言其所在之病

黃帝曰人之欠者何氣使然岐伯答曰衛氣晝日行於陽夜半則行於陰陰者主夜夜者臥陽者主上陰

者主下故陰氣積於下陽氣未盡陽引而上陰引而

下陰陽相引故數欠陽氣盡陰氣盛則目瞑陰氣盡

而陽氣盛則寤矣寫足少陰補足太陽

數叶朔欠江左謂之呵欠

此論陰陽之氣上下出入陽者天氣也主外主上

陰者地氣也主內主下然又有升降出入之機而

天者大呼吸也

氣從少陰而入從太陽而出

人亦應之。人之衛氣日行於陽，夜行於陰。行於陰則陽氣在內，陰氣在外；行於陽則陽氣在下，陰氣在上。夜半一陽初升，至天明衛行於陽而寤，然在下之陽氣未盡行於上，陽欲引而上，陰欲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此陰陽之上下也。日暮在外之陽氣將盡，而陰氣漸盛，則目瞑而卧。平旦在外之陰氣將盡，而陽氣漸盛，則寤矣。此陰陽之外內也。當補足太陽以助陽引而上，寫足少陰以引陰氣而下。少陰太陽標本相合，為陰陽之主宰。

黃帝曰。人之噓者。何氣使然。岐伯曰。穀入於胃。胃氣上注於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於胃。新故相亂。真邪相攻。氣并相逆。復出於胃。故爲噓。補手太陰。寫足少陰。

此言人之所受穀氣。由胃海之布散於天下者也。胃爲水穀之海。肺屬天而外主皮毛。穀入於胃。乃傳之肺。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毛脈合精。行氣於府。五藏六府皆以受氣。是入胃之水穀。藉肺氣轉輸於皮毛。行於藏府。如肺有故寒氣。而不能輸布。

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於胃，新故相亂，真邪相攻，
氣并相逆於胃，而胃府不受，復出於胃，故呃逆也。
夫腎者，至陰也。至陰者，盛水也。肺者，太陰也。少陰
者，冬脈也。故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是在
下之寒水，上通於天者也。故當補手太陰，以助天
之陽氣，寫足少陰以下肺之寒邪。肺之寒者，乃腎
水之寒氣也。此篇論人身之應天地陰陽奇邪之
走空竅，非外因之形寒，亦非飲冷之寒氣也。○姚
士因曰：按金匱玉函云：噦逆者，橘皮竹茹湯主之。

蓋橘之色黃臭香味甘而辛乃中土之品也辛兼走肺皮性走皮是助胃氣走肺而外出於皮毛者也竹性寒而凌冬不凋得冬令寒水之氣用茹者助水氣之運行於膚表不凝聚於肺中配人參世草生薑大棗以助中土之氣先聖立方之法咸從經義得之學者引而伸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黃帝曰人之嗜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此陰氣盛而陽氣虛陰氣疾而陽氣徐陰氣盛而陽氣絕故爲嗜補足太陽寫足少陰

此論陰陽之不相和也。太陽少陰，乃水火陰陽之本。雌雄相合，標本互交。若陰氣盛而陽氣虛，則陰氣疾而陽氣徐矣。陰氣疾而陽氣徐，則陰氣不能相將，而陰與陽絕矣。故當補足太陽之陽，寫足少陰之陰，以和其陰陽焉。唏者，歔歔悲咽也。蓋陽氣盛則多喜笑，陰氣盛則多悲哀。

黃帝曰：人之振寒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寒氣客於皮膚，陰氣盛，陽氣虛，故爲振寒。寒慄，補諸陽。

此言陽氣之在外也。諸陽之氣，主於肌表，故寒氣

容於皮膚藉湯氣以化熱若陰氣盛而陽氣虛則
爲振寒戰慄當補諸陽諸陽者三陽也○吳懋先
曰寒氣卽太陽寒水之氣故當補諸陽

黃帝曰人之噫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寒氣容於胃厥
逆從下上散復出於胃故爲噫補足太陰陽明一曰
補眉本也

此言土位中央而氣出於上下也寒氣容於胃厥
逆之氣上走心爲噫得後氣則快然如衰是厥氣
出於胃從脾氣而上下散故當補足太陰陽明以

助其分散焉。眉本乃足太陽之經。寒氣客於胃者。乃太陽寒水之氣也。一曰補太陽之陽氣於上。而客中之寒氣可散矣。○姚士因曰。腎爲水藏。太陽之上。寒氣主之。噦者。寒氣在於肺。噫者。寒氣在胃中。一寫少陰之寒。一補太陽之陽。補寫雖別。其義則同。

黃帝曰。人之嚏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陽氣和利。滿於心。出於鼻。故爲嚏。補足太陽榮眉本。一曰眉上也。

此言太陽之氣與心氣之相和也。太陽之上。寒水

主之少陰之上。君火主之。陰陽互交。標本相合。故
心爲陽中之太陽。太陽與心氣之相合也。是以陽
氣和利。則上滿于心。出於鼻而爲嚏。鼻乃肺之竅。
肺乃心之蓋也。太陽之氣生於胸臆。胸臆乃津液
之府。陽氣和利。上滿於心。則陽氣盛矣。故當取足
太陽之榮於眉本。使津液上資。則陰陽相平矣。夫
太陽之氣主於膚表。一曰補眉上以取太陽之氣。
使氣行於外。則不滿於心矣。

黃帝曰。人之譁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胃不實。則諸脈

虛。諸脈虛則筋脈懈惰。筋脈懈惰則行陰用力。氣不能復。故爲躄。因其所在補分肉間。躄音朶

此言筋脈皆本於胃府之所生也。躄者垂首斜傾懈惰之態。筋脈皆本於水穀之所資養。故胃不實則諸脈虛。諸脈虛則筋脈懈惰。蓋經脈者所以濡筋骨而利關節者也。夫陽明主潤宗筋。陽明虛則宗筋縱。是以筋脈懈惰則陽明之氣行於宗筋而用力於陰器矣。行陰用力則陽明之氣不能復養於筋脈。故爲躄。因其所在行陰。故補分肉間以取

陽明之氣外出。

黃帝曰。人之哀而泣涕出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心者五藏六府之主也。目者宗脈之所聚也。上液之道也。口鼻者氣之門戶也。故悲哀愁憂則心動。心動則五藏六府皆搖。搖則宗脈感。宗脈感則液道開。液道開故泣涕出焉。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故上液之道開則泣。泣不止則液竭。液竭則精不灌。精不灌則目無所見矣。故命曰奪精。補天柱經掖頸。

此言五藏之液。內濡百脈。胸臑之津。外濡空竅。夫

宗脈者百脈
一宗

傷寒論曰津液當還入胃

水穀入胃津液各走其道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五藏主藏水穀之津者也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復還入胃中以資藏府是藏府膀胱之津交相資益者是故泣不止則液竭液竭則精不灌蓋液者又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宗脈者上液之道也液道開而泣不止則液竭而濡空竅之精不能灌於目而目不明矣故命曰奪精謂奪其外濡空竅之精也當補膀胱經之天柱於挾頸間以資津液上灌蓋液隨氣

行者也。夫口鼻耳目皆爲空竅。故曰口鼻者氣之
門戶也。謂津液隨氣而上濡空竅。故精不灌則目
不明。

黃帝曰。人之太息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憂思則心系
急。心系急則氣道約。約則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之。補
手少陰心主。足少陽留之也。

此言上焦之宗氣與下焦之生氣相通而行呼吸
者也。夫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而行
呼吸。憂思則心系急。心系急則氣道斂約。約則不

利故太息以伸出之當補手少陰心主足少陽留
之留之者候氣之至也蓋腎爲生氣之原少陽屬
腎乃腎中所生之初陽上通於心主包絡故補手
少陰心主以通上焦之氣補足少陽留之以候下
焦之生氣以上交○王芳侯曰本經凡曰手少陰
心主乃包絡之經以相而代行君合者也凡曰足
少陽乃兼手少陽而言蓋六府皆出於足之三陽
上合於手者也

黃帝曰人之涎下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飲食者皆入

於胃胃中有熱則蟲動。蟲動則胃緩。胃緩則廉泉開。故涎下補足少陰。

此言足少陰之氣上與陽明相合而主化水穀者也。蟲者陰類也。陰類動則腎氣不交於陽明而胃氣緩矣。氣不上交則水邪反從任脈而上出於廉泉。故涎下當補足少陰以助下焦之生氣上升而水邪自下矣。○姚士因曰：少陰陽明戊癸相合而後能化水穀之精微。故曰飲食者皆入於胃。謂不合則胃緩。緩則不能化飲食矣。不合則熱。熱則蟲。

動矣。上節論少陰之氣上與宗氣相合以行呼吸。此論與陽明相合以化飲食之精微。下節論與宗脈相合而通會於百脈。蓋榮衛血氣本於後天水穀之所資生。然必藉下焦先天之炁以合化。

黃帝曰。人之耳中鳴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耳中宗脈之所聚也。故胃中空則宗脈虛。虛則下溜。脈有所竭者。故耳鳴。神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也。

此言經脈之血氣資生於胃而資始於腎也。夫肺朝百脈。宗脈者。百脈一宗。肺所主也。耳者宗脈之

所聚也。百脈之血氣水穀之所生也。故胃中空則
宗脈虛。虛則脈氣下溜矣。脈中之血氣有所竭。故
耳鳴也。當補客主人與手太陰之少商。客主人乃
足少陽之脈。補之以引下溜之脈氣上行。○王芳
侯曰。客主人者。謂經脈爲客。脈中之主人在腎。下
溜者。下陷於腎中也。故取在上之脈以引啓之。

黃帝曰。人之自嚙舌者。何氣使然。缺岐此厥逆走上

作曰

脈氣聶至也。少陰氣至則嚙舌。少陽氣至則嚙頰。陽

明氣至則嚙唇矣。視主病者則補之。嚙音業

以陽之氣生
于腎藏上合
于包絡而
脈

此總結脈氣生於中焦後天之水穀本於下焦先
天之陰陽中下之氣相合而行者也齒者腎氣之
所生也少陰之脈挾舌本少陽之脈循於頰陽明
之脈挾口環唇下如腎藏之生氣厥逆走上與中
焦所生之脈氣相輦而至則舌在齒之內而反向
外矣唇在齒之外而反向內矣頰在齒之旁而反
向中矣此蓋假嚙舌嚙唇以明陽明所生之血脈
本於先天之生氣相合而循行者也

凡此十二邪者皆奇邪之非空竅者也故邪之所在

皆爲不足。故上氣不足。腦爲之不滿。耳爲之苦鳴。頭爲之苦傾。目爲之眩。中氣不足。溲便爲之變。腸爲之苦鳴。下氣不足。則乃爲痿厥。心愧補足。外踝下留之。此總結十二邪者。皆緣膀胱所藏之津液。不能灌精濡空竅故也。所謂奇邪者。外不因於風雨寒暑。內不因於陰陽喜怒。飲食居處。皆緣津液不足。而空竅虛無。故邪之所在。皆爲之不足。蓋因正氣不足。而生奇邪之證也。故上氣不足者。腦爲之不滿。耳爲之苦鳴。頭爲之苦傾。目爲之眩。中氣不足者。

澁便爲之變。腸爲之苦鳴。下氣不足者。則爲痿厥。
心悅。蓋不足於下。則爲痿厥。不得上交於心。則心
悅矣。補足外踝。下留之。乃取太陽之崑崙穴。候太
陽之氣至也。蓋太陽者。三陽也。三陽者。天之業勝。
膀胱之津水。隨氣運行。以濡空竅。故取之。崑崙。崑崙
乃津水之發原。上通於天者也。

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腎主爲欠。取足少陰。肺主
爲噦。取手太陰。足少陰。喘者。陰與陽絕。故補足太陽。
寫足少陰。振寒者。補諸陽。噫者。補足太陰。陽明。噎者。

補足太陽眉本。彈因其所在。補分肉間。泣出補天柱。
經挾頸。挾頸者。頭中分也。太息補手少陰。心主。足少
陽留之。涎下補足少陰。耳鳴補客主人。手大指爪甲
上與肉交者。自嚙舌視主病者。則補之。

上節總論膀胱之津液不能灌瀉空竅。以致上中
下氣皆爲之不足。此復分論十二邪者。各有補寫
陰陽之法。蓋膀胱者。津液之府。受藏府之津而藏
之。復還入胃中。以資益藏府。互相交通者也。故各
因其邪之所在而補寫之。

目眩頭傾補足外踝下留之。痿厥心愧刺足大指間
上二寸留之。一曰足外踝下留之

足大指間上二寸乃足太陰之太白脾藏之上俞
也。此篇論太陽之津水隨氣而運行於膚表復從
中土而上交於心。應司天在泉之氣運行於地之
外復貫通於地中。是以上氣不足補足太陽之崑
崙下氣不足不得從中而上通於心者。刺足太陰
之俞以通土氣。然本於足太陽之津氣貫通故一
曰足外踝下留之。仍取太陽之津氣也。○姚士因

曰欠者足太陽少陰之氣相引而上下也噦者少
陰寒水之氣客于肺也唏者太陽與少陰之氣不
和也振寒者寒水之氣客於皮膚而太陽之陽氣
虛於表也噎者太陽寒水之氣客於胃也噎者太
陽之陽氣滿於心也譫者筋脈之氣行陰用力前
陰者足少陰太陽之會也哀泣者太陽之津液竭
也太息者下焦之生氣不交於上也澀下者膀胱
之水邪上溢也耳鳴者宗脈之氣溜陷於下焦也
自嚙者下焦之氣厥逆走上也此皆足太陽與少

陰之津氣爲病。太陽之氣生於膀胱。少陽之氣發於腎藏。腎與膀胱雌雄相合。皆爲水藏而爲生氣之原。膀胱之津水隨太陽之氣運行於膚表。以濡空竅。應六氣之旋轉。腎藏之精氣貫通於五藏。應五運之神機。此皆不在六經陰陽逆順之論。故帝辟左右而問曰。願聞口傳。王芳侯曰。此篇論先後天之陰陽爲病。

師傳第二十九

黃帝曰。余聞先師有所心藏。弗著於方。余願聞而藏。

之。則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無病。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於後世。無有終時。可得聞乎。岐伯曰。遠乎哉。問也。夫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大與治小。治國與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順而已矣。順者。非獨陰陽脈論氣之逆順也。百姓人民。皆欲順其志也。黃帝曰。順之奈何。岐伯曰。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人問所便。

吳懋先曰。師傳者。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即夫子所謂明德新民之意。上以治國。下以治民。治大

治小治國治家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順和也氣之逆順者陰陽寒暑之往來也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人問所便卽治國齊家治民之要志者心之所之也驕恣縱欲惡死樂生意之所發也所謂欲治其身者必先正心誠意此上醫醫國之道也

黃帝曰便病人奈何岐伯曰夫中熱消瘴則便寒寒中之屬則便熱胃中熱則消穀令人懸心善飢臍以下皮熱腸中熱則出黃如糜臍以下皮寒胃中寒則

腹脹腸中寒則腸鳴飧泄胃中寒腸中熱則脹而且泄胃中熱腸中寒則疾飢小腹脹

吳懋先曰便者所以更人之逆也熱者更之寒寒者更之熱也熱中寒中者寒熱之氣皆由中而發內而外也臍以上皮熱者腸中熱臍以下皮寒者胃中寒寒熱外內之相應也

黃帝曰胃欲寒飲腸欲熱飲兩者相逆便之奈何且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驕恣縱欲輕人而無能禁之禁之則逆其志順之則加其病便之奈何治之何先

岐伯曰。人之情。莫不惡死而樂生。告之以其貳。語之
以其善。導之以其所便。開之以其所苦。雖有無道之
人。惡有不聽者乎。

吳懋先曰。寒熱者。陰陽之氣也。言上醫者。具阿衡
之材。能調燮其陰陽。尤能格君心之非也。

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春夏先治其標。後治其本。
秋冬先治其本。後治其標。

姚士因曰。本標者。內爲本。而外爲標也。春夏之氣。收
發越於外。故當先治其標。後治其本。秋冬之氣。收

藏於內故當先治其本後治其標知本末之先後
氣可令調爲萬民式天之道畢矣

黃帝曰便其相逆者奈何岐伯曰便此者飲食衣服
亦欲適寒溫寒無悽愴暑無出汗食飲者熱無灼灼
寒無滄滄寒溫中適故氣將持乃不致邪僻也適叶的

姚士因曰此言飲食衣服乃日用平常之事所當
適其和平則陰陽之氣可以持平不致邪僻之所
生也便其相逆者謂胃欲寒飲腸欲熱飲兩者相
逆使之奈何夫胃中熱腸中寒則胃欲寒飲腸欲

熱飲矣。如胃中寒，腸中熱，則胃欲熱飲，腸欲寒飲矣。此寒熱之在內也。故飲食者，熱無灼灼，寒無滄滄，則在內之寒熱可調矣。四時之氣，寒暑之在外也。時值涼寒，無使其懷愴；時值暑熱，無使其汗出。則在外之陰陽可調矣。吳氏曰：通篇大義在調和。外內之陰陽，非陰陽脈論，乃論氣之逆順也。故曰：寒溫中適，故氣將持，乃不致邪僻也。謂天有寒暑，人有陰陽，我之陰陽既和，可以禦天之寒暑。

黃帝曰：本藏以身形支節、腠肉、候五藏六府之小大

焉。今夫王公大人臨朝卽位之君而問焉。誰可捫循之而後答乎。岐伯曰。身形支節者。藏府之蓋也。非面部之闕也。黃帝曰。五藏之氣闕於面者。余已知之矣。以支節知而闕之奈何。岐伯曰。五藏六府者。肺爲之蓋。巨肩陷咽。候見其外。黃帝曰。善。岐伯曰。五藏六府心爲之主。缺盆爲之道。髑骨有餘。以候髑髀。黃帝曰。善。岐伯曰。肝者主爲將。使之候外。欲知堅固。視目小大。黃帝曰。善。岐伯曰。脾者主爲衛。使之迎糧。視唇舌好惡。以知吉凶。黃帝曰。善。岐伯曰。腎者主爲外使之

遠聽視耳好惡以知其性黃帝曰善願聞六府之候
 岐伯曰六府者胃為之海廣骸大頸張胸五穀乃容
 鼻隧以長以候大腸唇厚人中長以候小腸目下果
 大其膽乃橫鼻孔在外膀胱漏泄鼻柱中央起三焦
 乃約此所以候六府者也上下三等藏安且良矣
 括髑音歇髑音幹

此言望而知之者斯可謂國士也夫人生於地懸
 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在天主氣在地成形
 此天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而視壽夭者必明乎

此是以五藏之氣見於色藏府之體應乎形既能
閱於面而知五藏之氣又當閱其形以知藏府之
形知氣知形斯可謂望知之神髓肝胸骨也肝乃
將軍之官故主爲將脾乃轉運之官故主爲衛腎
開竅於耳故主爲外言其聽之遠也堅固者五藏
之有堅脆也吉凶者藏安則吉藏病則凶也性者
五藏有端正偏傾之性也鼻乃肺之竅大腸者肺
之府故鼻以候大腸口乃脾之竅小腸受盛脾胃
之濁而上屬於胃故唇與人中以候小腸目乃肝

之竅。故目下以候膽。膀胱者津液之府。氣化則出。鼻孔在外。謂鼻孔之氣出在外。則膀胱漏泄。蓋上竅通而下竅泄也。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氣約則止。不約則遺。鼻柱中央起者。謂鼻之吸氣從中央而起。則三焦乃約。蓋上氣吸入則下約。上氣呼出則下通。上下開闔之相應也。此言藏府之形。外內相應者。亦由氣之所感也。上下三等。謂天地人三部之相等也。

決氣第三十

黃帝曰。余聞人有精氣津液血氣。余意以爲一氣耳。今乃辯爲六名。余不知其所以然。

此篇論精氣津液血脈。生於後天而本於先天也。本於先天。總屬一炁。成於後天。辯爲六名。故帝意以爲一。而伯分爲六焉。決分也。決而和。故篇名決氣。謂氣之分。判爲六。而和合爲一也。

岐伯曰。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何謂氣。岐伯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何謂津。岐伯曰。腠理發泄。汗出溱溱。

是謂津。何謂液。岐伯曰。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屈伸。洩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何謂血。岐伯曰。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何謂脈。岐伯曰。壅遏營氣。令無所避。是謂脈。

吳氏曰。所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又曰。神者。水穀之精氣也。兩神者。一本於天一之精。一生於水穀之精。兩神相搏。合而成此形也。所生之來。謂之精。故常先身生。謂未成形而先生此精也。上焦之氣。宣發五穀之精微。充膚熱肉。潤澤皮毛。

將髓充足則
皮膚潤澤

若霧露之漑是謂氣腠理者肌肉之文理本經曰
水穀入於口其味有五各注其海津液各走道故
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爲其津其流而不行
者爲液是以發洩於腠理汗出溱溱是謂津穀入
氣滿淖澤注於骨使骨屬屈伸洩澤從髓空而補
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中焦受水穀之精氣濟
泌別汁奉心神變化而赤是謂血壅培助也遏遮
蔽也避違避也言經脈壅蔽榮氣行於脈中晝夜
環轉無所違逆是謂脈

黃帝曰。六氣者。有餘不足。氣之多少。腦髓之虛實。血脈之清濁。何以知之。岐伯曰。精脫者耳聾。氣脫者目不明。津脫者腠理開。汗大泄。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色天。腦髓消。脛痠耳數鳴。血脫者色白。天然不澤。其脈空虛。此其候也。

榮者。精氣也。血者。神氣也。精血津液。皆本於氣之生化。故謂之六氣。清濁者。榮衛之氣也。腎主藏精。開竅於耳。故精脫者耳聾。目之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故氣脫者目不明。津發於腠理。故津脫者腠

理開汗大洩液淖澤於骨補益腦髓故液脫者骨
屬屈伸不利不能潤澤皮膚故毛色大焦也腎主
骨而骨髓上通於腦故腦髓消而脛痠耳鳴心主
血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是以血脫者色白天然
不澤其脈空虛此其候也。

黃帝曰六氣者貴賤何如岐伯曰六氣者各有部主
也其貴賤善惡可爲常主然五穀與胃爲大海也。

夫子曰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謂居上者爲尊貴居
下者爲卑賤言此六氣主於心腎而生於胃海也。

靈樞經卷之四
各有部主者謂精之藏於腎血之主於心氣之主
於皮膚津之發於腠理液之淖於骨資於腦脈之
循於藏府形身各有所主之部然以心腎爲常主
五穀與胃爲大海津液血氣乃胃海之所生也夫
心爲君主之官而居上水性潤下而居下火之精
爲血水之精爲精水性柔善火性猛惡其貴賤善
惡可爲六氣之常主也蓋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
謂六氣辯爲六名然總歸陰陽之一氣

腸胃第三十一

少半者七分
寸也
一寸寸之
少半者徑一

黃帝問於伯高曰。余願聞六府傳穀者。腸胃之小大長短。受穀之多少。奈何。伯高曰。請盡言之。穀所從出。入淺深遠近長短之度。唇至齒長九分。口廣二寸半。齒以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胃紆曲屈伸之。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大容三斗五升。小腸後附脊左。環迴周壘。積其注於迴腸者。外附於臍上。迴運環十六曲。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三尺。迴腸當臍左。環迴周葉。積

寸五分也
廣腸肛門內
之直腸徑二
寸寸之大半
者徑二寸七
分半也

而下迴運環反十六曲。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廣腸傳脊。以受迴腸。左環葉脊上下辟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腸胃所入至所出。長六丈四寸四分。迴曲環反三十二曲也。

此言有生之後。總藉水穀之所生養。故專論其腸胃。胃主受納水穀。腸主傳導變化。其精液血氣。由此而生焉。越人曰。唇爲飛門。齒爲戶門。會厭爲吸門。胃爲賁門。太倉下口爲幽門。大小腸會爲闌門。下極爲魄門。蓋唇齒乃始受水穀之門。故先論唇

齒之廣長。舌者主爲衛使之迎糧。舌和而後能知
五味。會厭者喉之上套。所以分別咽喉。咽乃胃之
門。主受納水穀。喉乃肺之竅。以司呼吸者也。

平人絕穀第三十二

黃帝曰。願聞人之不食七日而死何也。伯高曰。臣請
言其故。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屈受
水穀三斗五升。其中之穀常留二斗。水一斗五升而
滿。上焦泄氣。出其精微。慄悍滑疾。下焦下漑。諸腸小
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

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迴腸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腸胃之長凡五丈八尺四寸。受水穀九斗二升一合。合之大半。此腸胃所受水穀之數也。平人則不然。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更虛更滿。故氣得上下。五藏安定。血脈和。則精神乃居。故神者。水穀之精氣也。故腸胃之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故平人日再後。後二升半。一日中五升。七日五七三斗。

五升。而留水穀盡矣。故平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水穀精氣津液皆盡故也。

此論人之藏府形骸精神氣血皆藉水穀之所資。生水穀絕則形與氣俱絕矣。六節藏象論曰。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故神者。水穀之精氣也。平人不然者。謂平常無病之人。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日夜消化。止留三斗五升。無有如此之留積也。是以不飲食七日。則所留之水穀盡矣。水穀盡則精

氣津液皆盡矣。王芳侯曰：病人不飲食七日不死者，水穀留積故也。蓋留積則爲病矣。

海論第三十三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刺法於夫子，夫子之所言，不離於榮衛血氣。夫十二經脈者，內屬於府藏，外絡於支節。夫子乃合之於四海乎？岐伯答曰：人亦有四海，十二經水。經水者，皆注於海。海有東西南北，命曰四海。黃帝曰：以人應之，奈何？岐伯曰：人有髓海、有血海、有氣海、有水穀之海。凡此四者，以應四海也。黃帝曰：

王芳侯曰上
下二字宜體

會

輪輸俞雖通

用此用輸字

亦有意存

遠乎哉。夫子之合人天地四海也。願聞應之奈何。岐

伯答曰。必先知陰陽表裏。榮輸所在。四海定矣。黃

帝曰。定之奈何。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其輸上在氣

衝。下至三里衝脈者。為十二經之海。其輸上在於大

杼。下出於巨虛之上下廉。臍中者為氣之海。其輸上

在柱骨之上下。前在於人迎。腦為髓之海。其輸上在

於其蓋。下在風府。臍叶祖

天天主生物。地主成物。是以人之形身。應地之四

海。十二經水。然水天之氣。上下相通。是以頭氣有

街。胸氣有街。腹氣有街。脛氣有街。經氣上下之出入也。故合人於天地四海。必先知陰陽表裏榮輸之所在。四海定矣。胃者水穀之海。其輸上在氣衝。氣在腹者。止之背俞。下至足之三理。是水穀之海。上通於天氣。而下通於經水也。衝脈者。爲十二經之海。其輸上在於太陽之大杼。下至巨虛之上。下廉。而出於脛氣之街。是衝脈之外。通於天氣。而內通於經水也。臍中者。爲氣之海。在膺胸之內。宗氣之所聚也。宗氣流於海。其下者。注於氣街。其上

蓋謂督脈之
百會督脈應
天道之環轉
環蓋故曰蓋

者走於息道。故氣在胸者。止之膺與背會。故其輪
上在背之天柱。前在膺胸之人迎。是氣海之上通
於天。而下通於經水也。腦爲髓之海。氣在頭者。止
之於腦。故其輪上在於其蓋。下在督脈之風府。是
髓海之上通於天。而下通於經水也。是十二經脈
應地之十二經水。經水者。皆注於海。海有東西南
北。而海之雲氣。上通於天。是以人之所以合天地
四海也。

黃帝曰。凡此四海者。何利何害。何生何敗。岐伯曰。得

順者生。得逆者敗。知調者利。不知調者害。

姚氏曰。人合天地四海。升降出入。運行無息。故得順而和者。則生利無窮。逆而不調。則敗害至矣。

黃帝曰。四海之逆順奈何。岐伯曰。氣海有餘者。氣滿胸中。挽息面赤。氣海不足。則氣少。不足以言。

吳氏曰。天地陰陽之道。更相和平者也。故有餘不足。皆爲之逆。膻中者。宗氣之所居。上出於喉。以司呼吸。故氣海有餘者。氣滿胸中。氣息挽亂。氣上逆。故面赤也。氣海不足。則氣少。氣少故不足於言。

血海有餘則常想其身大。怫然不知其所病。血海不足亦常想其身小。狹然不知其所病。

吳氏曰。衝脈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爲經脈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至胸中而散於皮膚之間。是衝脈之血充實於周身。故有餘則覺其身下不足。則覺其身小。怫然狹然。不知其爲何病也。王芳侯曰。血以應水。故有餘常想其大。不足則覺其爲小矣。

水穀之海。有餘則腹滿。水穀之海不足。則飢不受穀。

食。

姚氏曰胃氣有餘故腹脹滿胃氣不足故飢而不

受穀食。

髓海有餘則輕勁多力自過其度髓海不足則腦轉

耳鳴脛痠眩冒日無所見懈怠安臥

姚氏曰精液補益腦髓而下流陰股故髓海有餘

則足勁輕捷而多力度骨度也髓從骨空循度而

上通於腦故有餘則自過其度矣髓海不足則精

液竭精液者所以濡空竅者也是以耳為之鳴目

無所見。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故脛痠而懈怠安
卧。

黃帝曰。余已聞逆順。調之奈何。岐伯曰。審守其輪。而
調其虛實。無犯其害。順者得復。逆者必敗。黃帝曰。善。
吳氏曰。審其輪。則知其四海之通於經。而經俞之
外通於氣也。調其虛實。則有餘不足。自和矣。害謂
經氣之逆。復則反逆爲順也。

五亂第三十四

黃帝曰。經脈十二者。別爲五行。分爲四時。何失而亂

何得而治。岐伯曰：五行有序，四時有分，相順則治，相逆則亂。黃帝曰：何謂相順？岐伯曰：經脈十二者，以應十二月。十二月者，分爲四時。四時者，春、秋、冬、夏，其氣各異，榮衛相隨，陰陽已和，清濁不相干。如是則順之而治。黃帝曰：何謂逆而亂？岐伯曰：清氣在陰，濁氣在陽，榮氣順脈，衛氣逆行，清濁相干，亂於胸中，是謂大暈。故氣亂於心則煩心，密嘿，俛首靜伏；亂於肺則俛仰喘喝，接手以呼；亂於腸胃則爲霍亂；亂於臂脛則爲四厥；亂於頭則爲厥逆，頭重眩仆。暈音悶

本經邪客篇曰五穀入於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
分爲三隧故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
而行呼吸焉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脈化而爲
血以營四末內注五臟六府以應刻數焉此言宗
氣積於胸中上貫心脈同營氣行於脈中以應呼
吸漏下五味篇曰穀始入於胃其精微者先出於
胃之兩焦以溉五臟別出兩行營衛之道其大氣
之搏而不行者積於胸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喉
咽故呼則出吸則入此言宗氣積於胸中上出於

肺借衛氣行於脈外以應呼吸漏下此營行脈中
衛行脈外宗氣兩行榮衛之道一呼一吸脈行六
寸漏下二刻人二百七十息脈行十六丈二尺爲
一周漏下百刻人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度
而大周於身此清氣在陰濁氣在陽榮行脈中衛
行脈外清濁之不相干也又曰衛氣者出其悍氣
之慄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
也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
於五臟六府此榮衛相將偕行於脈外晝行陽二

不循脈者分
晝夜之陰陽

十二月以應
十二時

相隨者相將
而行與脈
之氣各異

十五度夜行陰二十五度與營行脈中衛行脈外
之各走其道清濁之不相干也經脈十二以應十
二月者六臟六府之經脈循度環轉行十六丈二
尺為一周也分為四時者一日之中有四時朝則
為春日中為夏日又為秋夜半為冬衛氣晝行於
陽夜行於陰其氣各異榮衛相隨陰陽相和而清
濁不相干也夫循脈之營衛宗氣從胸而上出於
心肺順脈而行以營四末內注五臟六府以應刻
數其營衛相隨晝行陽而夜行陰者與脈逆行從

若備氣並脈
行則為膚
張矣胸也心
肺臂而乃經
脈外內之類
衛所行之處

上古以和為

頭注於臂肱以行三陽之分夜則內行臟府之陰
與營行脈中衛行脈外之氣不相干也所謂清濁
相干者循脈之營衛與行陰行陽之營衛相干是
以亂於胸亂於心肺及亂於腸胃臂肱頭也

黃帝曰五亂者刺之有道乎岐伯曰有道以來有道
以去審知其道是謂身寶黃帝曰善願聞其道岐伯
曰氣在於心者取之手少陰心主之輸氣在於肺者
取之手太陰營足少陰輸氣在於腸胃者取之足太
陽陽明不下者取之三里氣在於頭者取之天柱大

靈樞經 卷四 九 善房堂

籽不知取足太陽營輸氣在於臂足。取之先去血脈。後取其陽明少陽之營輸。

道者謂各有循行之道路。有道以來。有道以去者。言有道以來。而清濁相干。亦當有道以去。而陰陽相和也。故審知道逆順之道。是謂養身之寶。取手少陰手太陰之營輸者。取氣以順其宗氣之上行也。本經云。宗氣流於海。其上者走於息道。其下者注於氣街。又曰衝脈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取足少陰俞者。順宗氣之

靈柩
卷四
下行也。取足太陰陽明而復取之三里者，先取氣而後取脈也。取天柱大杼而復取之營兪者，先取脈而後取氣也。蓋清濁相干，乃經脈外內之血氣厥逆也。經脈篇曰：六經絡，手陽明少陽之大絡起於五指間，上合肘中，逆氣在於臂足，取之先去血脈，後取其陽明少陽之營兪者，先去其脈中之逆，使脈外之血氣溜注於脈中，而陰陽已和也。

黃帝曰：補寫奈何？岐伯曰：徐入徐出，謂之導氣，補寫無形，謂之同情，是非有餘不足也。亂氣之相逆也，黃

帝曰允乎哉道明乎哉論請著之玉板命曰治亂也
徐入徐出者導其氣之來去也榮衛者精氣也同
生於水穀之精故謂之同精出入補寫非爲有餘
不足乃導亂氣之相逆也

金匱

玉師曰上古治氣者著之玉板治血脈者著之

張論第三十五

黃帝曰脈之應於寸口如何而脈岐伯曰其脈大堅
以濇者脹也黃帝曰何以知臟府之脹也岐伯曰陰
爲臟陽爲府

印用以字應
以開看

此承上文言衛氣之行於形身臟府之外內。有順有逆。逆順不從。在外則爲脈脹。膚脹。在內則爲臟府之脹矣。寸口堅大爲陽脈。濇爲陰脈。陰爲臟。陽爲府。以脈之陰陽。則知臟府之脹矣。

黃帝曰。夫氣之令人脹也。在於血脈之中耶。臟府之內乎。岐伯曰。三者皆存焉。然非脹之舍也。黃帝曰。願聞脹之舍。岐伯曰。夫脹者。皆在於臟府之外。排藏府而郭胸脇。脹皮膚。故命曰脹。

姚士因曰。此病在氣而及于藏府血脈之有形故

三者皆存焉。然非脹之舍也。脹之舍在內者。皆在于藏府之外。空郭之中。在外者。脹于皮膚。腠理之間。故命曰脹。謂脹在無形之氣分也。

黃帝曰。藏府之在胸膈腹裏之內也。若匣匱之藏禁器也。各有次舍。異名而同處一域之中。其氣各異。願聞其故。

王芳侯曰。帝問藏府在于胸腹之內。如匣匱所藏之禁器。而各有界畔。五藏六府。其氣各異。今脹氣皆在于藏府之外。何以分別某藏某府之脹乎。此

下有岐伯所答之闕文。

黃帝曰。未解其意。再問。岐伯曰。夫胸腹。藏府之郭也。臆中者。心主之宮城也。胃者。太倉也。咽喉小腸者。傳送也。胃之五竅者。閭里門戶也。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故五藏六府者。各有畔界。其病各有形狀。營氣循脈。衛氣逆爲脈脹。衛氣並脈。循分爲膚脹。三里而寫。近者一下。遠者三下。無問虛實。工在疾寫。

臆叶袒

此言衛氣生于胃府水穀之精。日行于陽。夜行于陰。逆于陽。則爲脈脹。膚脹。逆于陰。則爲空郭之脹。

主天氣咽
主地氣

及五藏六府之脹。夫胸腹者藏府之郭郭。膻中者
心主之宮城。脹者皆在于藏府之外。排藏府而郭
胸脇。此衛氣逆于陰而將為藏府之脹矣。胃主受
納水穀。為太倉而居中焦。在上為咽喉。主傳氣而
送水穀。在下口為小腸。主傳送糟粕津汁。胃之五
竅。猶閭里之門戶。蓋水穀入胃。其味有五。津液各
走其道。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
鹹先入腎。五藏生藏水穀之精者也。其流溢于下
焦之津液。從任脈而出于廉泉玉英。以濡上之空

榮氣者與衛
相將于脈外
血氣

竅故五藏六府各有界畔其病各有形狀也如營
氣循脈衛氣逆于脈中則為脈脹若並脈而循行
于分肉則為膚脹蓋衛氣雖常然並脈循行于分
肉而行有逆順若並脈順行而乘于脈中則為脈
脹行于膚肉則為膚脹此皆衛氣之逆行故曰若
順逆也當取足陽明胃經之三里而寫之在于膚
脈而近者一寫在于城郭而遠者三下無問虛實
工在疾寫蓋留之則為藏府之脹矣衛氣出于太
倉故寫胃之三里○姚氏曰榮氣循脈衛氣逆為

脈脹與上章之榮氣順脈衛氣逆行同義。○吳氏曰衛氣逆于空郭之中則爲鼓脹着于募原而傳送液道阻塞者則爲腸胃之脹門戶界畔不清者則爲五藏之脹此皆胃府之門戶道路故寫足之三里若病久而成虛者寫之反傷胃氣故曰工在疾寫疾寫者治其始蒙也。○楊元如曰逆則生長之機漸消故久而未有不成虛者審其傳送阻塞者寫之門戶液道不通者通之界畔不清者理之正氣不足者補之補寫踈理兼用斯爲治脹之良

法者新病而不大虛者急宜攻之可一鼓而下。○
朱永年曰醫者止知寫以消脹焉知其中之門戶
道路知其門戶道路可以批卻導窾矣故本經乃
端本澄源之學。○倪沖之曰廉泉玉英者津液之
道也液道不逆則空竅閉塞而氣逆于中矣故治
脹者當先通其津液故曰若欲下之必先舉之。○
朱衛公曰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其別氣出
于耳而爲聽宗氣上出于鼻而爲臭濁氣出于胃
走唇舌而爲味其精陽氣上走于目而爲睛故液

道不通則諸氣皆逆矣。

黃帝曰。願聞脹形。岐伯曰。夫心脹者。煩心短氣。卧不安。肺脹者。虛滿而喘欬。肝脹者。脇下滿而痛。引小腹。脾脹者。善噦。四肢煩愧。體重不能勝衣。卧不安。腎脹者。腹滿引背。央央然。腰髀痛。六府脹。胃脹者。腹滿胃脘痛。鼻聞焦臭。妨於食。大便難。大腸脹者。腸鳴而痛。濯濯。冬日重感於寒。則飧泄不化。小腸脹者。少腹臘脹。引腰而痛。膀胱脹者。少腹滿而氣癢。三焦脹者。氣滿於皮膚中。輕輕然而不堅。膽脹者。脇下痛脹。口中

苦善太息。

吳氏曰。此衛氣逆於城郭之中。而爲藏府之脹也。願聞脹形者。問五藏六府之脹形。始在無形。而及于有形也。

凡此諸脹者。其道在一。明知逆順。鍼數不失。寫虛補實。神去其室。致邪失正。真不可定。粗之所敗。謂之天。命。補虛寫實。神歸其室。久塞其空。謂之良工。

姚氏曰。其道在一者。謂三合而爲一也。逆順者。謂榮行脈中。衛行脈外。相逆順而爲行也。塞其空者。

外無使經脈膚腠疎空內使藏府之神氣充足自
無厥逆之患矣此良工治未病也○莫仲超曰上
節言無問虛實工存疾寫此復曰寫虛補實神去
其室是又當審其邪正而補寫之聖人之慮深矣
學者不可不深體之○王芳侯曰神者先天之精
水穀之精兩精相搏合而爲神

黃帝曰脹者焉生何因而有岐伯曰衛氣之在身也
常然並脈循分肉行有逆順陰陽相隨乃得天和五
藏更始四時有序五穀乃化然後厥氣在下榮衛留

止寒氣逆上，眞邪相攻，兩氣相搏，乃合爲脹也。

此言衛氣逆行，因下焦寒氣之所致也。夫衛氣之在身也，常然並脈，循於分肉而行，有逆順。蓋衛氣與脈內之榮氣，相逆順而行也。陰陽相隨者，謂脈外之榮衛相將而行。陰陽清濁有逆有順，乃得天和，應天氣之右旋而西轉。經水皆歸於東，流得天地自然之和氣也。五藏更始者，謂榮行於藏，府經脈外內出入，陰陽遞更終而復始也。四時有序者，謂衛氣日行於陽，夜行於陰，應四時寒暑之往來。

天道右旋地
道左轉

順氣篇曰以
入日分爲四

也。陰陽和平，五穀乃化，而營衛生焉。此先論其陰陽和調，然後論厥逆之因，乃厥氣在下，榮衛留止，寒氣逆上，真邪相攻，兩氣相搏，乃合爲脹也。

黃帝曰：善，何以解惑？岐伯曰：合之於真，三合而得，帝曰：善。

真者，所受於天，與穀氣并而充身者也。下焦先天之真元，上與陽明相合，化水穀之精微，生此榮衛二氣，元真之氣通會於腠理，與營衛合并而充行于形身者也。故營衛二氣合之于真元，三合而得。

置者神氣
生于先天之
漏水

其厥逆之因矣。如天真之氣厥逆在下，則營衛之氣留止于上矣。下焦寒水之氣上逆，則真邪相攻，榮衛兩氣相搏，乃合而為脹也。○吳氏曰：元真之氣，天乙之真元也，與寒水之氣相合，故真邪相搏，則真氣反厥于下，而寒氣反逆于上矣。真氣不得上合于榮衛，則榮衛留止矣。

黃帝問於岐伯曰：脹論言無問虛實，工在疾寫，近者一下，遠者三下。今有其三而不下者，其過焉在？岐伯對曰：此言陷於肉膏，而中氣穴者也。不中氣穴，則氣

內閉。鍼不陷。育。則氣不行。上越。中肉。則衛氣相亂。陰陽相逐。其於脹也。當寫不寫。氣故不下。三而不下。必更其道。氣下乃止。不下復始。可以萬全。烏有殆者乎。其於脹也。必審其脉。當寫則寫。當補則補。如鼓應桴。惡有不下者乎。育音荒。脉之忍切。與胗同。

此論衛氣逆於內而爲藏府之脹者。有城郭募原之分也。募原者。藏府之膏育也。夫衛氣之逆於內而爲脹者。在於宮城空郭之中。故取之三里。三下而已。今有其三而不下者。此陷於肉育。而中氣穴

故也。故鍼不中氣穴。則氣閉於內而不得外出。鍼不陷育。則氣不行而不能上越。故三而不下者必更其道。取之氣穴。惡有不下者乎。按氣穴有三百六十五。以應一歲。卽上紀之胃腕。下紀之關元諸穴。非谿谷之會。是以中肉則衛氣相亂。陰陽相逐。蓋衛氣行於皮膚。藏府之肉理。今入於氣穴。故不當取之肉也。○姚氏曰。按金匱玉函云。腠者。是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理者。是皮膚藏府之文理也。夫藏府之文理。乃藏府募原之肉理。而肉理之中有

脈系。衛氣陷於膏膜。而入於脈絡。故當取之氣穴也。○王芳侯曰。按素問有氣府論。氣穴論。總屬手足三陰三陽之經脈。而分府與穴者。謂府者藏也。壓遏血氣之藏于內也。穴者窟也。氣從此而出入者也。

五癰津液別第三十六

黃帝問於岐伯曰。水穀入於口。輸於腸胃。其液別爲五。天寒衣薄。則爲溺。與氣。天熱衣厚。則爲汗。悲哀氣并。則爲泣。中熱胃緩。則爲唾。邪氣內逆。則氣爲之閉。

塞而不行。不行則爲水脹。余知其然也。不知其所由生。願聞其道。

吳氏曰。此章論水穀所生之津液。各走其道。別而爲五。如五道癰閉。則爲水脹。五別者。爲汗。爲溺。爲唾。爲淚。爲髓。五癰者。液不滲於腦而下流。陰陽氣道不通。四海閉塞。三焦不寫。而津液不化。水穀留於下焦。不得滲於膀胱。則水溢而爲水脹。因以名篇。上章論氣脹之因。此章論水脹之因。得其因則知所以治矣。

岐伯曰。水穀皆入於胃。其味有五。各注其海。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爲其津。其流而不行者爲液。

吳氏曰。此論水穀之精。別而爲津爲液也。胃者五藏六府之海也。水穀皆入於胃。五藏六府皆稟氣於胃。五味各歸其所喜。其津液各走其道。隨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者爲津。其流而不行者爲液。流者淖澤。注於骨。補益腦髓。灌精而濡空竅者

天也。

天暑衣厚。則腠理開。故汗出。寒留於分肉之間。聚沫。則爲痛。

此言津之爲汗也。腠理者。分肉之文理。津隨三焦。出氣滲注於皮膚肌肉之間。故腠理開。則汗大泄。如有寒而留聚於分肉之間。則排裂分肉而爲痛。沫者。津聚而爲沫也。

天寒則腠理閉。氣溼不行。水下流於膀胱。則爲溺。與氣。

姚氏曰。此言津之爲溺也。天寒則腠理閉。三焦之

氣因溼而不行。津水下流於膀胱。則爲溺。與氣氣者。膀胱爲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而出者爲溺。藏於膀胱者。化生太陽之氣。愚按爲汗。爲溺。爲血。爲髓。皆水穀津液之化。伯因帝問而分別答之。言津隨寒暑之氣而外內出入。然一日之中有四時。而飲食衣服亦有寒溫厚薄。讀者不以文害義。庶爲得之。

五藏六府。心爲之主。耳爲之聽。目爲之候。肺爲之相。肝爲之將。脾爲之衛。腎爲之主外。故五藏六府之津

靈樞 卷四 善厚堂
液盡上滲於目。心悲氣并。則心系急。心系急則肺舉。肺舉則液上溢。夫心系與肺不能盡舉。乍上乍下。故欬而泣出矣。

此論五藏六府之津液。上滲於目而爲泣。由心悲肺舉而出也。心爲君主之官。乃五藏六府之主耳。目者上之空竅。津液之所注也。將相衛者爲君主之臣使也。腎主外者。腎主藏津液。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心悲氣并者。心悲則藏府之氣皆上并於心。聽令於君主也。氣并於心。則心系急。心系急則

肺舉肺乃心之蓋也肺舉則液上溢肺主氣而水隨氣行也心系與肺不能盡舉乍上乍下下則爲欬上則泣出矣

中熱則胃中消穀消穀則蟲上下作腸胃充郭故胃緩胃緩則氣逆故唾出。

姚氏曰此言液之爲唾也按口問篇曰胃緩則廉泉開故涎下補足少陰蓋任脈起於足少陰之陰中而上出於廉泉胃緩則少陰之氣不與陽明相合反上逆於廉泉則水液隨之故涎唾也

五穀之精液。和合而爲高者。內滲入於骨空。補益腦髓。而下流於陰股。

此言精液之爲髓也。夫腎主藏精而主骨。和合而高者。五穀之液。與腎藏之精。相和合而滲入於骨空。上行而高者。從骨空而補益腦髓。復從髓空而下流陰股。此精液淖注於骨而爲髓。先上益於腦而復下流。故曰五穀之精液。和合而爲高者。○姚氏曰。本經云。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屈伸。補益腦髓。是謂液。又曰。腎者精之處也。其華在髮。其

充在骨。是穀之液。腎之精。並注於骨。而爲髓。髓者以腦爲主。故曰和合而高者。

陰陽不和。則使液溢而下流於陰。髓液皆減而下。下過度則虛。虛故腰背痛。而脛痠。陰陽氣道不通。四海閉塞。三焦不寔。津液不化。水穀并於腸胃之中。別于迴腸。留於下焦。不得滲膀胱。則下焦脹。水溢則爲水脹。此津液五別之逆順也。

此五液閉癰而爲腰痛水脹諸病也。陰陽不和者。少陰與陽明之不和也。陰陽之氣不和。則液與精

不合使液溢於骨外而下流於陰矣。液溢於外則髓液皆減而下是不能爲高矣。下流過度則骨虛而腰痛脛痠矣。此髓道之閉癢也。陰陽氣道不通則津液不得注於海而四海閉塞矣。三焦之氣不能通寫於肌腠而津液不化矣。濟泌之汁不得滲於膀胱而下焦脹矣。水溢於下則上逆而爲水脹矣。此津液五別之逆順也。